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木蘭奇女傳 第十三回 憐親病孝女從征 聽波聲木蘭賦詩

卻說朱天祿自居千戶之職，日習弓馬，訓練士卒，夜緝盜賊，一境安泰，黎民歌頌不休。過了二年後，時當隆冬之月，在雙龍鎮上查夜，五更方回。解衣而臥，偶得一夢，其狀甚凶，醒來心神恍惚，等待天明，叫丫環快請小姐出來答話。丫環走至內閣，叫聲：「小姐，不要織機，老爺請你說話。」木蘭道：「老爺夜來辛苦，今如何起得這樣早？」即來父親房內請安。天祿道：「吾兒請坐。你老父今日五更初頭，偶得一夢，好生奇怪。我兒負性聰明，必有妙解。」遂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木蘭道：「此夢先凶後吉，大喜之兆。父親夢與青羊相鬥，扯斷其尾，而羊心拖出，分明是個‘恙’字。父親明春當有重病臨身。忽有童子歌《採薇》之詩，此詩乃遭戍役之詩，詩中有云：‘不遑寧處，玃狁之故。’當有王命出師北征也。‘憂心孔疚，我行不來。’言日月久遠，回期無定。‘楊柳依依，雨雪霏霏。載渴載飢，莫知我哀。’是勤勞之甚，王事不可緩也。那墜地羊兒忽化為熊，來咬父親，是病痊而有生子之兆。詩云：‘為熊為羆，男子之祥。’」天祿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食君之祿，當分君之憂，雖有重恙，何足懼！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吾年已五十，晚年生子，亦復何憾哉！」木蘭聽了父親之言，暗暗下淚，退入機房去了。自此木蘭早夜織布，日午之後，卻向後園走馬射箭，暗有代父出征之意。到了新春時節，天祿往武昌節度使衙門賀節，尉遲寶林待以上賓之禮，天祿以職守自居，不敢抗禮。寶林道：「我家富貴，當與兄家共之，奈何過謙！」留天祿在衙中住了數日。家人朱明私將兵房科王鶴松，去年老家爺來看，他便追索規矩銀若干，說與衙中用事之人，寶林因而知道。即書虎頭牌掛於轅門之外。書云：

兵科王鶴松，喝叱官長，妄作威福，仰武昌府重責除名，不許再充。

天祿知道，即責備朱明一番，辭了寶林，望雙龍鎮而來。誰知武昌飲酒過度，加之受了江上風寒，筋骨疼痛，日重一日，漸漸的臥床不起。木蘭見應了去年夢兆，心下著忙。忽朱明報到：「大悟山喪吾大師來了。」天祿命請進來，內室相見。喪吾道：「老爺此病必是內外兼傷，未可痊愈。聞知木蘭孫兒，這些時在園中習學弓馬，老僧少日曾學得一桿槍法，我費三日工夫，傳與你罷。」木蘭大喜。學了二日，將七十二路鎗法件件皆通，喪吾辭回大悟山去了。

又過了二日，木蘭見父親病勢仍然如故，在床前時刻不離，或奉湯藥，或奉茶水，略見天祿身心快暢，便向機上投梭，機聲不斷。

這一日，天祿見木蘭母子在房中久坐不出，有吞聲而泣之狀。天祿心中想道：「我病料不至死，今日略見順適，何為他母子在此愁腸萬狀，哭而不言？」就開口問道：「將令既至，要我北征，爾等為何隱而不言？難道這是瞞得住的？」楊氏道：「相公何以知之？」天祿道：「去年青羊之夢，料今春必應，予豈忘之？今觀你母子情形，早已知道。」楊氏道：「尉遲元帥軍令前來，命爾為提調總管之職，往催一十二府人馬，此事如何是好？」天祿聽了，扒將起來，站立不住，又倒下床去，一連數次。木蘭大叫道：「爹爹保重！」天祿道：「將令如山，豈可怠玩？」木蘭跪在床前，叫聲：「爹爹！孩兒一言相商，望爹爹細聽。孩兒今年一十四歲，兵書、戰策般般通曉，走馬、射箭件件皆能。前日喪吾傳我一桿槍法，神出鬼沒，情願女扮男粧，代父出征。依去年青羊之夢，父親定有生子之兆，今日之病未可認為禍也。」

天祿聽了，心中想道：「木蘭八歲之時，就女扮男粧，與喪吾參禪。今年一十四歲，詩書通曉，武藝超群，就是出征，也可去得。況他將生時，夜夢是木蘭山靈降世，後來必定是女子中奇人。」遂將頭點了一點，叫聲：「我兒起來！」即命丫環喚朱明進來。朱明走到床前，雙膝跪下，叫聲：「老爺！元帥將令甚急，老爺抱病，如何是了？」天祿道：「你小姐要女扮男粧，代我出征，你可保他同去，切不可走漏消息。」朱明道：「小姐大賢大孝，小人願生死相依，不消老爺吩咐。」天祿大喜。楊氏道：「朱明，你用心保小姐出征，你的妻子兒女，我自然另眼相看，你也不必罪心。」朱明道：「小姐願為孝女，小人願為義僕，夫人也不必叮嚀。」天祿道：「你明日早起傳令，吩咐人馬在教場伺候，說是大老爺出門多年，昨日回來，兵法武藝，件件學全。老爺抱病，少爺代父出征，演兵數日，就要起程。」朱明領令出去。

木蘭依著父母，歇了一夜，五更起來，剃了兩鬢頭髮，摘了兩耳珠環，頭戴銀盔，身穿白鎧，足跨皮靴，走進房中，拜了父母，然後出衙。騎了一疋白馬，手執銀槍，威風凜凜，儼然一個趙子龍出世，同朱明到教場而來。坐在演武廳上，那些馬步兵丁，齊來叩頭。木蘭傳令，先演陣勢，然後走馬試箭。眾軍演畢，木蘭上馬，手提長槍，在教場中也演槍一回，將七十二路鎗法，一一試起，那看的兵將個個喝彩。木蘭又開弓連發一十六矢，俱中紅心，眾將喝聲如雷。木蘭傳令，令眾士卒，明日早晨，齊到衙中，領取安家錢糧，再過二日，就要起程。

木蘭回到衙中，喪吾和尚、鐵冠道人不約而至。俱對木蘭說道：「聞少爺出征，我等先來賀喜。」木蘭道：「此事出於無奈，何喜可賀？」鐵冠道人曰：「少爺此去，忠孝雙全，如何不賀？」喪吾曰：「少爺此去，要從五臺山經過，五臺山上有一松靖道人，在白雲洞中修養，是我早年相知的故友。我有書信一封，煩你親自送去，代我多多拜上。」木蘭道：「孩兒領命。」鐵冠道人道：「我也有錦囊一封，少爺遇有逆難不可解之時，打開看時，能化凶為吉，除禍呈祥。」木蘭拜謝，將二封書信收好。

到了起程之日，楊氏安排酒席，與木蘭餞行，又吩咐朱明一番言語。天祿勉強出房，送木蘭起程。一家三口兒，大哭不止。朱明上前說道：「人馬俱在教場伺候，請少爺上馬。」祇得叩別父母，木蘭上馬向演武廳上，點齊人馬，三聲炮響，俱望武昌大道而來，鐵冠道人同喪吾並八位賢士，送至驛旅河而回。

大約行了二日，到了武昌省城，木蘭同朱明到節度使轅門，先將父親手書呈進。寶林拆開，祇見內書云：

愚弟屢收恩公大人提拔之恩，理宜殺身報國。無奈身荷重病，不能轉側。特遣幼子木蘭，頂名代役，祈大人見字如面，幸勿叱退，則父子感恩無既矣。

寶林看罷，叫手下人請木蘭進來。木蘭步入月臺上，雙膝跪下，口稱侄兒，木蘭叩頭。寶林見木蘭少年將軍，心下歡喜，用手扶起，叫手下人看坐。木蘭乃謙遜一回，方敢就坐。寶林問道：「令尊大人真個有病否？」木蘭說：「真個有病。」寶林道：「若是別人，就要差官看驗。你我祖孫、父子相交，親同骨肉，料無虛假。賢侄有多少歲數？」木蘭道：「侄兒今年一十四歲。」寶林道：「你一十四歲就文武全才，真乃是善門之後。他日進爵封侯，不可限量。本藩已發十二枝令箭，催取各路人馬，免你提調官一番勞苦。你可回營整理人馬，候各路兵到，一同起程。無事時，卻來吾府中論談兵法。」木蘭連道：「是」，退回本營。不上半月，各路人馬俱到武昌城外紮營，十二府總管都來參見節度使。寶林同木蘭到各營查看，共一十二萬軍兵。又訓練三日，傳令起程。

行了半月，在黃河岸傍紮營，候明日早晨渡河。是夜，月明星稀，木蘭在帳中盤膝而坐。祇聽得風湧波濤，嗚嗚呱呱，濺濺不已。木蘭想起：父親抱病，母親年老，膝下無子，我今遠出，教我心中如何放得下去？父母心中又如何割得開？想到此處，慟哭了一會。忽聽得鴻雁飛鳴，自南而北，木蘭將寶劍畫地而歌曰：

昔日閨中月，今照漢家營。
影落寒潭水，寂寞父母聲。
鴻雁飛鳴兮，悠悠傷我心。
閨窗星斗橫，寒光度漢營。
黃河水濺濺，斷續父母聲。
鴻雁飛鳴兮，言言傷我心。

曉風吹綉幙，隨我入漢營。
暮揚黃河水，號泣訴雙親。
鴻雁北翔兮，焉得寫我心。

木蘭歌罷，和衣而臥。忽然心神定靜，心花開放，見一線靈光，狀若指痕，掛在心頭，漸漸生圓，猶如一團月色，其白如雪，其朗如珠。木蘭此時，萬念俱消。祇見白光之內，內有一點珠光，其赤如火，其黃如金，其大如黍子相似，烘烘然落於土釜之中。餘光隱隱化成一個「鬥」字，須臾不見。木蘭想道：「性天中境界，有無限快樂，惜我緣分尚淺，不能久視。這慧光之中，化出一個「鬥」字，莫非我今日出征，要一十二年方可回家？那時再去參學性理，歸根復命，不要在塵世之中，虛生浪死。」一時中軍炮響，眾軍起來造飯渡河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